

北方人的 巴赫

马慧元 著

世界上果然有这样的温暖和平安，这样圆满的人，生活和音乐就像阳光里的雪花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华夏出版社

马慧元 著



北方人的巴赫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人的巴赫/马慧元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
ISBN 7-5080-3622-0

I. 北… II. 马… III. 音乐—随笔—文集
IV. 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178 号

装帧设计: 房海莹

责任编辑: 于泽俊 陈希米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75 千字

定 价: 21.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陈 村

我乐意为马慧元的书写一点话。

我最先读到的是《北方人的巴赫》，在杂志上。一个上门服务的修理工，罗伯特，拿过地质学位，当过白领，为自由当了自己的老板。马慧元写道他粗声说：“我每次开车过山时都听巴赫。”他说巴赫的音乐能维持他精神上的健康平静，只要是巴赫，什么曲子都可以。

我查到原始邮件了，那是2001年6月25日。“梅雨天的早上醒来，百无聊赖地走到沙发前又躺下了，撕开新到的一本杂志包装。翻过种种音乐的技术和历史，看到一篇文章。我起来把它一字字输入电脑，校对了一遍。我把它推荐给你。”文章群发给朋友后，一个叫孙甘露的人回信说：“马慧元写得真好，比北京办的三高音乐会好上一百倍，罗伯特更好，像个好男人，一个普通的好男人，一个在街上走着就让人感动的人。”另一个叫严锋的人中转了一下，让我认识了马慧元，和她有时通个邮件说几句闲话。这样的朋友不累。中间沉寂了一会，有天忽然发现她挂在网上了，用一个“管风琴”的名。

无论是马慧元还是管风琴，要说认识，就跟我们认识巴赫、莫扎特一样，最多只看到过图片。人与人，没有一起做的事情，彼此看看图片也就行了。她陆续发我妙文，还给我一个网址让我当一回阿里巴巴，宝物都藏在山洞里。马慧元的文章不必硬读，哪天心情不错，既不想生事也不想躲事，可去洞中取一篇出来读读。她说：“其实巴赫的音乐也不过是些音乐而已，一些真挚、柔和而纯净的音乐，它们不是神启，而是来自工匠之巧手的艺术品，非但不容易让人冲动和狂热，而且要求人先以忍耐之心对待那些繁杂的复调。可它们为什么突然长得这么高，长成了天空和世界，成为我的心情和眼睛呢？”她的巴赫能够走入日常，可以在图书馆里听，也可开着车做着家务听，还把中国古诗的意象嫁接过来，毫不突兀。当然，对她自己，更好的是弹着管风琴走向巴

赫。那乐器我也是在图片上才见过，手指上没有触键的质感，但琴声从磁带唱片中听过一些，那是要深透一口气的声音。巴赫与管风琴，康塔塔，卡农，赋格，弥撒，那么遥远神秘的东西，因为有马慧元，跟我也多了联系。

说起来，在同龄人中，我听西方的古典音乐不算太晚。三十年前在中国正是文革时代，一切都红得苍白，从来的“禁止”都最能激发欲望。感谢老天，我在伙伴那里听了许多大师的作品，一听再听，最打动我的是贝多芬。他的抗争，他的滞重，他的平民，他的石破天惊。打动我的还有门德尔松e小调的青春缠绵，老柴略带阴郁的绚丽，以及德彪西的空幻。不喜欢帕格尼尼的手舞足蹈，也不喜欢约翰·施特劳斯，虽然一听之下为他的弹性与流畅而欣喜，但维也纳的圆舞曲跟东亚的大革命放在一起实在太奇怪了。被我冷落的是肖邦和莫扎特，我知道自己太过分了，但没有安宁的心听不出他们的好，他们也最经不起像贼一样听。当时，我抵制巴赫。一个专业拉琴的朋友对牛弹琴地一再开导我，告诉巴哈是最好的，听到后来只有巴哈了（他从不说“巴赫”，那个“巴”的发音是阳平而不是阴平。他把帕格尼尼一直读作巴格尼尼）。我正是开始有主见的年龄，满腹狐疑地看着他。我不是没听过巴哈，还知道复调一词呢。那时候，人造之神悬在八亿颗头上，我对神圣、崇高、伟大一类说教怀有敌意。在我的教养中，也没有宗教感情宗教观念那一课，不认原罪，不知谦卑为何物。那时节看画，我宁可看列宾的伏尔加船夫而不看那些圣母圣子。读诗，爱读惠特曼而看小雪莱、拜伦。读小说，把四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自己的《圣经》，而读不完两本《安娜·卡列尼娜》。那时连对莎士比亚要不要爱也没拿定主意。我觉得，巴赫跟神是一伙的，看看周围的这一切吧，神不是瞎眼就是死了，我不信神也不信神的歌者。我宁可相信人的，像贝多芬那样的咆哮的聋子。

那些都是往事，我说说就远了。三十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人爱看什么东西，爱听什么东西真是没个准。虽然在我最最心烦的时候只能听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和平常的挑选无关了。在大师们可以出来晒中国太阳之后，我先接受了莫扎特，看见他澄明的天空，再看见巴赫的森林。我也不再诽谤神了。那些苦痛，是人应该受的，与神无关。相反，那些欣喜，是神所赐。我说的神是自己心里的神，没有偶像，是“上天”的意思。

巴赫与其他人一样，只能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之中，生老病死。他生

育许多孩子。他的天才并非苦修而来，不用苦思冥想，他就自然而然地写下了读读目录就很累人的作品。他用一辈子建立音乐的宫殿，如不知名的大师耗用一辈子凿出卢舍那佛。他们就这样简单地安排了一生，劳作的一生。他们的神性是在日常生活中长出来的，比一切需要信徒节欲的神都清爽。于是，我们也可从日常的生活中走近他们，沾取一点恩泽。

自有音乐以来，无数人企图用文字来描述它。音乐不是文字能写出来的，就像光是画不出来的一样，只能画被光照耀的万物。我们也只能写听音乐的环境和心情，就像弹钢琴，敲的是键，发声的是弦。马慧元敲着不同的东西都能让弦发出乐音。她知道什么东西、什么人、什么事情跟巴赫有缘，跟音乐有缘。她本能一样地知道心在哪里振荡。

我的文章就写到这里吧，越说越玄离题也越远，而音乐，而马慧元，依旧不能被写出。我说她的文字是湿润的，温厚的，疏影暗香的，还是真实的。这些词语就像画光一样无效。我换一个好点的说法：她是我心里闻乐起舞的那个清影。

目录

33...31...27...24...22...20...17...13...10...7...4...1...

序 (陈村)	33
圣诞节的李斯特	31
悲情恰空	27
博伊伦之歌——英国组曲	24
小作曲家二题	22
巴赫之「音乐的奉献」	20
我的海顿	17
钢琴家皮雷丝	13
〇 随想	10
两首巴赫康塔塔	7
远人之泪——一张十字军东侵时期歌曲的	4
溪畔守望者	1
酒神之歌	

97...94...92...90...86...84...81...79...73...70...67...64...61...43...40...38...35...

柏博残像	97
舒伯特之夜	94
迷人的「狩猎」——兼谈巴赫康塔塔	92
巴赫管风琴作品手记	90
风中三重天	86
还我希望的声音	84
与尘世冉冉相照	81
荒凉铃声	79
布克斯特胡德管风琴作品手记	73
爱比历史更真实	70
亨德尔管风琴作品手记	67
管风琴上，我的弗朗克	64
管风琴二三事	61
落日中的管风琴	43
练琴记	40
快乐老顽童	38
霍洛维茨回乡	35
倾听问候	
漫谈德彪西	
德彪西弹德彪西	
浮华的末世气息	
跟巴赫喝下午茶	
我为什么听音乐	
冬夜听古尔德	
夏夜秋思	

目 录

127	124	122	115	113	111	109	107	103	101	99				
从摇篮到墓地	一曲安魂——最后的莫扎特	巴赫的怀抱	长笛音乐会——现代舞 太酷了 吉乐也疯狂	音乐会几则	雪里的勃拉姆斯	图书馆里听巴赫	琴 房	唱片里的亨德尔和斯卡拉蒂	巴赫二题	把他的声音种进童年	你好·比尔森			
170	167	164	159	157	155	152	150	147	145	141	138	136	133	129
后记	北方人的巴赫	又见莫扎特	弹钢琴的女人们	告别海菲茨	钢琴家的手	随想巴赫「法国组曲」	我的古典	哥特之歌——哥特艺术和吕「哥特音乐」	我听舒伯特	我喜欢的马勒	把寂寞当成庆典	巴赫之雨	大提琴奏鸣曲随想二题	肖邦两则

圣诞节的李斯特

又是一年圣诞。这两天居然没有下雪，院里只是残雪。所以，空气中安静得连下雪的声音都没有。路上有塑料袋在风里翩翩起舞，树枝在天空的蓝背景里晃。一切都像在上演一部默片。圣诞节里其实是应该听巴赫或者亨德尔的，我却一定要跟热闹的李斯特共度，索性撕碎这片宁静。

浪漫主义时期，人的爱痛悲欢都因为可以毫无顾忌地展开而显得格外亮和硬——即使是肖邦，表现手法虽然可称得上温柔敦厚、风致楚楚，而那袒露心灵的勇气还是跟古典派的引而不发一刀两断了。更不用说在钢琴上颐指气使的李斯特。看看乐谱就知道，这人坐在钢琴跟前，当真是发疯。谁都知道他的钢琴曲充满喧嚣，以至于他暗暗潜伏的内省和苦涩都被“浮华”的恶名掩盖，在世人那里无论如何“升华”不起来。不过，对于能在钢琴上折腾的家伙，我怎么也没法反感——这手指功夫无论如何不是闹着玩的，让我们这种技术永远过不了关的人仰视——哪怕过耳一遍就丢开。听听人家手指上闪烁的一片繁华，虽然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不堪，到底能落个大痛快。比如那首著名的《钟》，曾经让我无数次脊背发凉，不知今生今世还有何物能让人如此决意忘却伤生哀世，安享这般琴上昙花。

真是好久没听过李斯特了，于是被狠狠地刺中，简直要“闻鸡起舞”。我这里比较痛快的录音包括布伦德尔录的一套诸位大师选集中的一张“李斯特”，主要都是匈牙利狂想曲。此外阿格里齐录过的一张CD中，有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当真是无比大气又精准，让人不着迷也不行。倒茶！先在这淋漓的八度进行中快意一场再说。如此的感官愉悦无须经过大脑，只要对光对色稍有知觉，就会在这斑斓之声里醉生梦死。而我的快意，比起现场的听众，或者演奏者自己，还不知要逊色几分呢。狂想曲里，炫技虽然难免，可是每一首都奔涌着萧森之气，实在不能算浅薄之作。寒气扰扰间，又有红烛昏沉。唉，李斯特这个一

辈子在荣华和名声里打滚的家伙，骨子里却是如此苍凉，苍凉到脆弱和颤抖，“白头吟望苦低垂”。

激动过后，又找来别人的录音来听。很多大师都录过他的匈牙利狂想曲。比如帕多雷夫斯基，纸带录音的效果居然像模像样。那个时代，好像这种浪漫派炫技曲目大行其道。这组曲子中最著名的有第二，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等等，听上去味道其实差不多，都是大刀阔斧的摧枯拉朽在先，然后一些波希米亚味道十足的旋律散章醉醺醺地在寒光中浮现，最后灿烂的乐思汇成悲声，居然一片法相庄严。其中双手八度颤音俯拾即是，沉重的和弦更是在旋律中漫成沁之洋洋，实在是考验琴手肩膀手臂的好材料。虽然各首狂想曲结构大体一致，没什么新想法，可偶然听听，那音乐还是如同凶猛的刀剑，砍杀出一个凛凛新世界，最后偃旗息鼓，容人在颓唐中做梦。不过，如果听得太多，弄不好会觉得这里面的大喜大悲简直有按照配方炮制之嫌，从引子开始，一、二、三，开始感动吧！然而这迎耳而来的巨大声音既然与感官干柴烈火般相投，我们注定要接受。

注定要接受。可是也不难想像，李斯特这样颖慧殊常之人，注定不会自满于这些浮华之作。在欧洲的游历对他影响甚深。钢琴曲集《旅游岁月》就是充满奇思和冥想之作。此外还有大量宗教音乐，清唱剧《基督耶稣》、《圣伊丽莎白传奇》、应答圣歌《七大圣事》以及《匈牙利加冕弥撒》等等。这些不太出名的作品，其实更接近他的内心。

可惜人们顶多是看到他“炫技”之名下的巨大创造力，而那朴素安静的一面少有人知。那个时期有了拿破仑、歌德、雨果、巴尔扎克、德拉拉克洛瓦，真是快乐鲜亮的美丽新世界。海涅说他是“那个时代的疯狂、英俊、可畏、怪异、幼稚的孩子”，是法国浪漫主义之子，也是它的英雄和囚徒。他的生活也几乎是当时“浪漫骑士”的典型：出身寒微然而敢对权贵横眉，自小遭遇无数阻挠然而还是凭借天才生生脱颖而出——当然这要感谢那个繁华的欧洲，那时据说不大有人饿死，音乐家受苦的不多（虽然舒伯特莫扎特留下了一些悲伤的故事，但主要与个人气质相关，在那个时代并无代表性）。除了弹琴作曲，他兼弄指挥，倒是在音乐会上风头出尽，被称为“钢琴上的唐璜”，却也埋下作品被贴上“炫技”标签的种子。早年追求贵族女儿卡罗琳未果（不过他几乎终身跟这个女人藕断丝连），留下的伤心印记使骄傲的他几乎终身再不敢追求女性。婚姻坎坷不说，女儿鬼使神差地嫁给了另一“恶魔”瓦格纳——一个“在每个树丛下都能看到敌人”的凉薄家伙。李斯特却是天

性磊落慷慨，一向善举累累，曾经多次对尚未得志的瓦格纳伸出援手。直到有一天，瓦格纳感到“不需要任何人了，包括李斯特”。这当然都是书上的记载。天才之间的种种纠葛，也许难以用常理度之，更何况家事缠绕进音乐理想间的争执，难免落个热闹。不过晚年李斯特望亲情而几乎不能得则是事实。浪漫派另两个代表人物肖邦和舒曼，一个早逝，一个发疯，李斯特却活到七十六岁，最后的日子在修道院度过，也许会感到“寿则多辱”、“浮生只欠一死”吧。那时他的浪漫主义早已淡入历史。这个人，简直是那悲剧的力士参孙。

多说无益。李斯特的故事其实数卷难书，他自己交游既广，自然留下无数“一个十九世纪最有才华、最有趣”的人的故事，连他写给朋友们的洋洋洒洒的书信都是激动人心的读物，倾诉着对文化和信仰的巨大热情。他的笔下常跑野马，让人读若干行便可辨认出“李斯特体”。他的庞大芜杂的音乐也不是几日之内可以听尽的。我现在只是挑些浅的听听，顺便怀念这个圣徒（大家说他是“披着圣袍的梅菲斯特”，可在我看来，他虽然浑身充满人性的弱点，可仍不失为一个真挚的圣徒），也温习一下久违的浪漫主义。这里居然还有李斯特根据太尔博格作品改编的瓦格纳的《汤豪塞》序曲呢，十五分钟长，已经经年未听过了。呵呵，太尔博格，又一个亢奋的炫技能手，生前也是浪漫轶事不绝，而与李斯特不同的是，这人身后彻底岑寂。

不太能想像，那些成天弹李斯特的大钢琴家和小天才们是怎么感受他。对我来说，李斯特的音乐听多了要伤心，首先因为他的暴烈容易把人折磨得一触即发，不屑克制；再者，这人其实是颗苦涩的青果，命运和乐思都展现出人世的残酷，让人不禁唏嘘。而且由于浪漫时期距今不远，大量文字音乐资料留存于世，我们居然躲也躲不开，只好在这一群人的放声歌哭里陪着轻轻饮泣。“人生若只如初见”——李斯特的这些音乐最适合初见。唉，说到底，我还是听早期和古典音乐的人，只是浪漫派的李斯特由于身形太过巍峨而无法忽视——他的音乐偶然现身，可以当作圣诞节里一支鲜红的蜡烛，火焰冉冉向天。

悲情恰空

你一定知道巴赫为小提琴而作的d小调第二帕蒂塔(BWV1004),其中最后的“恰空”被人说成“一把琴拉出一个世界”,也就是说,你我在草地上闲坐看天,或者在雨雪里闷闷无聊的心思,都可以是这音乐的一部分。那十七分钟的漫漫坎坷路,一把琴弓简直如哪吒闹海,而其中每处腾挪,姿态依然风流俊赏。不见“呕心沥血”,巴赫处处游刃有余,神乎技也。我听了多年,依然在其中迷茫疲惫,因为追不上他的心思。最后弄到乐谱才发现,多年来居然把主题的旋律听错了,因为那小提琴断奏和弦的时候,铮错之声竟高低难辨。而且,琴声如猎猎红旗般飘动,原来主要是演奏家的念头,巴赫的谱子上却是一片十六分音符整肃得不堪。跟着谱子好歹看出一二三,那音乐反而更加不能言说,惟有在其中默然啼泣。录音时只有十五岁的美国小女子西拉里·哈恩把它拉得那么洁净清坚,像一面照耀世界的镜子。一头金色卷发的小小人儿没有少年得志的张扬,惟有一腔素雅情怀谦恭向隅。

话说巴赫的恰空是巨大的宝瓶,你且听人们在其中如何装自己的酒。勃拉姆斯把它改编成专为左手的钢琴练习曲。还有人改编成吉它以及管弦乐。这些曲子中,烟火喧哗是免不了的,我们且看巴赫怎样伸出枝蔓,长成一个“美丽新世界”。

各种花样的恰空中,有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布索尼的钢琴改编曲,我喜欢它到了有些不好意思说的程度:一听就上瘾,反复听下去可以半个晚上都不休止,不知到底是巴赫还是布索尼让我疯魔。总以为这种喧闹的音乐固然迷人,总有被厌倦的时候,没想到此曲居然如此魅力持久,至今生生不息。甚至在我不听它的时候,那熊熊热力依旧在心中薪尽火传,悲慨之意在体内吐纳徘徊,竟不可说。音乐中,我有时呆若木鸡,双手又在裤袋里,跟那张CD封面中弹钢琴的俄国天才小伙子吉辛一个姿势;要么就是在屋里困兽般溜达,狠狠攥着一把属于自己的斑斓悲欢,简直把手心都硌出血来。向来把自己当成一个理性的

人,不会为炫技的东西目迷五色,不过什么叫沉溺和忘情,这就是了。

曲子在音响上熊熊蒸腾的时候,斗室里总是像天一样大和亮。一般说来,将小提琴作品向钢琴移植,常常有这种场面:在小提琴可以安然休憩数秒的句尾,倒正是钢琴大展和声魅力的当儿,它可以轰然作响,永无宁日。在这里,巴赫与布索尼只是轮廓相近而已,布索尼把巴赫当作一个有力的“借口”,而在其中延续着“李斯特风”,更要在其中突出布索尼——小提琴上的旋律靠钢琴上快速进行的和声刀刻般凸现,双手要像皮球那样轻松弹跳,当然难得有些可恶。中间有一段乐谱读来简单,却要用琶音奏来,好像巴赫事先预知李斯特、布索尼此等人物,专等他们登场。小提琴上原本单而细的声线此时突然变成立体的雕塑,在钢琴上的刀削斧凿中左右顾盼。此外,巴赫的小提琴恰空尚有悠闲疏淡之时,而布索尼的钢琴却密不透风,像是不能担当“真空”里的孤独;巴赫原本从我的肩上掠过,如同一束轻盈的光线,布索尼却是当胸撞来,无可闪回。要说情绪,巴赫一头钻进音符本身,一片苦心始于声音,终于声音,至于他自己,则衣衫不湿。布索尼倒是无所畏惧,往其中倾倒水火,敞开熬煎着大美大悲哀。从开头的引子起始,他在钢琴上漫卷尘埃,醉醺醺地往复拖曳脚步,漫天的和弦陨石般一下下地砸着地面,砸出水花。我的眼泪在此被水拦住,啼笑无门,只知这狂欢饱满得溢出杀机,而当下我手无寸铁,万事皆休。炫技能入此般境界,当然炫的已不仅是技,起码要包括大容量的胸腔,不仅能跟巴赫共振鸣响,又在城府中另开新天——最后索性把巴赫洗干净,或者说,有一种光线或溪水一样的东西,平分着巴赫和布索尼。唉,布索尼,被人遗忘的布索尼,只留下一些天才的好故事,在图书馆中尘封。

又是一个七岁首演、九岁开自己作品音乐会的钢琴神童。不仅如此,还是个十足的帅哥,照片上的他“目若点漆”,俊秀如里帕第。他1866年生于意大利,赶上了浪漫主义盛期的尾巴,稍大一点就听过李斯特,再后来,跟柴科夫斯基、彪罗、格里格、德留斯、马勒都有过交往。然而要命的是,没有童年的神童一直在舞台的光环里打拼,让观众欢呼鼓掌,可谁知他其实是个内心充满孤单和焦虑的小可怜?这人少小就弹陶西奇改编巴赫的曲子,当然还有大堆李斯特、洪美尔,总之遍历了钢琴上的声色犬马。难得的是,他不满足于钢琴上一双灵活妙手所打造的奇珍丽宝,成年后急不可待地当起作曲家,写管弦乐、钢琴协奏曲和歌剧《图兰朵》以及《浮士德》(死后由朋友完成),弄电子音乐,著书立说阐述音乐和钢琴新观念——愈老愈“新”,到晚年干脆把舒曼、

舒伯特、肖邦都否定了，只认一个“新”。观念之外，他倒是乖孩子，待人也好，有个平安的家，有很多朋友和学生。他的书信是细腻动人的文字，还懂绘画，几乎算得上饱学之士。说来说去，他简直是浪漫时期少有的完美艺术家。奇怪的是，这个在人世间如鱼得水的翩翩君子竟然身后寂寞，活活被命运开了玩笑。也许他写的东西过于“实验”，或者深度不够（而另一个当时的新新人类马勒可是渐渐大扬其名），所以被忘却。如今人们扳着手指数现代作曲家，常常遗漏这个开山之人。甚至作为钢琴家，他也不如同时代的安东·鲁宾斯坦多少留下雪泥鸿爪，至今仍然被提及。照片上，少年英俊的他中年后还不是显出松弛衰朽之相。布索尼五十八岁就死了。

其实布索尼除恰空之外还改编了大量巴赫，包括若干为管风琴写的众赞歌和前奏赋格，还有数不胜数的莫扎特、肖邦，《恰空》居然不在主要作品名单之内。而我仅仅知道它，而且狠狠迷上它，不知如何摆脱。这首曲子，有时是被作为改编曲的讥嘲对象的，尤其是，这家伙居然以大喧哗介入巴赫的清贞之声，把巴赫隐忍的表情演成戏剧里的泪与笑，实在是弄俗了他。然而我却大大感念布索尼在恰空中漫天飞舞的浓烈情思。而那浸透在旋律里的，步步追逼的疯狂倾诉，在我听来分明有着冲天的壮烈和“不甘”。这“不甘”，巴赫是没有的，而我偏偏喜欢看到小人物的悲情和无奈。

钢琴家尼古拉耶娃演奏的恰空曾让我惊为天人，然而我现在还是更喜欢年轻的小提琴家西拉里·哈恩和钢琴家吉辛。这些早早出道，至今年轻的天才就像布索尼一样让人艳羡爱怜。

“苏联人”吉辛戴着红领巾时就开音乐会了，那时他已经被当作天才和天使。而这张有恰空还有贝多芬、舒曼的CD总放在窗前最好拿的地方，于是我天天看到封面上，长大了的吉辛冷然无笑容的英俊面庞。每天早晨，我在陋室里走动，收拾东西，看天的时候，阳光温暖而缓慢地在CD上留下清影，让人呆想何时这些人和音都要变作尘土和流水。

博伊伦之歌——英国组曲

信不信由你。我听巴赫的《英国组曲》常常拿二十世纪的德国作曲家卡尔·沃尔夫的庞然大物《博伊伦之歌》当前奏。那部据十三世纪慕尼黑流浪僧侣诗篇所作的世俗康塔塔多年来是我的心爱。中世纪的僧侣本以禁欲为念，此作却大展俗世之思，也大揭修道院“黑幕”，其诗从文字来看，不管是译成英文还是中文，皆已失神，但那禁欲桎梏下奔放大胆的倾诉却是悲喜滂沱，激荡魂魄。于是深得沃尔夫之心，为它写了传世巨作。此剧初演之后，他写信给出版商：“过去的作品皆可毁去。我的创作从此才刚刚开始。”这作品果然绚丽至极，好像决意率领浩荡尘世奔向罪恶之渊薮。这样的诗与乐以八百年离乱作隔，最后以旧瓶新酒的缘分相遇，不妨将此想像成一种前世今生间的等待和宿命。“哦命运，像月亮般变化无常/盈虚交替；可恶的生活/把苦难和幸福交织；无论贫贱与富贵/都如冰雪般融化消亡。”“我是安乐乡的修道院长/我的朋友全是酒鬼，我们都是赌神的信徒/清晨定能在这店中将我找到/彻夜狂赌/剥下对手最后一件衣服/晚祷已过/只听那精光的家伙还在凄惨号叫/呜！呜！/瞧你干了些什么，你这可恶的命运？/我生命中所有的快乐/都已被你掠夺一空！/啊哈！”“沉重的心灵/令我郁郁寡欢；寻欢作乐的生活/才会甘之如饴；遵从维纳斯的旨意/是甜蜜的苦工，慵懒的心灵/她从不光顾。”旋律美得奇诡香艳，而又生猛得势如破竹。在那放纵得疯狂的歌哭里，尤其是结尾颓唐的一声“啊哈”声里，我每次都魂魄颠倒，不知所之。至此，既然准备好了足够的红尘心情，就可以听巴赫的《英国组曲》了——让这色彩斑斓的哀怨在巴赫水晶般纯粹的音乐里粉碎，索性落得白茫茫一片的干净好了。

巴赫的键盘作品狂多，不仅让弹琴的人活活弹上一辈子都没得休止，甚至害得我们这些只听不干的人都连连叫苦。不过有一段时间，我只听不太显赫的《英国组曲》，在那亮晶晶的声音里昏然不醒。实在是

每一首都冷得精致。夜里听来，一向温暖的席夫都清幽得不堪，孤独的古尔德指下更是沁出鬼气，洞烛黑暗。

《英国组曲》之由来，据说是巴赫给一个英国佬所作。巴赫在组曲中第一首开头引用此君的吉格组曲。此说勉强解题而已，今人只是拿《英国组曲》当作代号。从技术角度看，《英国组曲》并不太难，跟《三部创意曲》相仿佛。但此类巴洛克音乐没有鲜明的旋律线，主题以点状的形态进行，中间装饰音密布，常常让人迷途。如果没有弹过，没有读过乐谱，听来可能有些费力——你只会隐隐感觉到那种优雅、清澈，手指腾挪间敏感的情绪更替——当然，它们还是美的。这种给键盘乐器写作的大型组曲，巴赫为双键盘的羽管键琴写过《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和《帕蒂塔》，每组六首，皆是“独乐乐”的姿态，虽遵循典型巴洛克组曲的路数，节奏、分句则是典型巴赫口吻，乐思抽象得如同无机物，了无尘滓。《英国组曲》独特之处在于每首在例行的萨拉班德、布列、阿拉曼得、吉格舞曲前都带着漫长的前奏，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在宣叙的过程中，神色端庄的素材常常被突然敲碎，散落在十六分音符里翩翻飞扬，每一碎片从此皆自在行止，亦互相安慰。

第一组曲我听得最多。在前奏曲中，席夫指下温声软语，严守节拍，让那上上下下的三连音自成波澜，他自己则躲在“诗”的背后，安然焚香，颌首闭目。自听此曲，我就迷上了席夫的演奏。而古尔德则在其中倾倒激情，将三连音拉伸变形，在古老的巴洛克式句子中左奔右突，而且将埋藏在左手声部里的句子如浮雕般大大凸现。别人弹成连音的地方，他却尽量化为短促的敲打，像言谈间的灵动目光和果断口吻。这份以绝妙控制力为底蕴的跋扈，让他在巴赫世界里孑然一身。第二组曲中，萨拉班德舞曲短小然而意境宏大，右手双音进行的旋律慨然慢行，似乎背负着回忆。想起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里的若干萨拉班德，也是慢而深，俨然一幅“酝酿”的姿势。“第三”中，烂漫的加伏特舞曲在《初级钢琴曲集》中出现过，音乐中好像突然照进来几片童年的温暖，让我的心瞬时化掉。这种“简单”，有着阳光的力量。难忘的是有一次听波戈莱里齐弹它，手指谦恭地贴着琴键，琴声清秀、收敛。这个低到尘埃里的波戈莱里齐！“第六”被认为最是肃穆，长达十多页的前奏曲中，高声部和中声部一直若即若离，犬牙交错。它雍容得让人难耐，在这节奏的频繁变更中，直到“天若有情天亦老”——面对这板眼庄严之声，我还真有些不知所措。把它留给沧桑岁月吧，我且不着急误会它。后面绵绵的阿列曼德仍是缥缈，珠玑滚滚的装饰音之间波澜不惊，并无亮

色可以跟随。不过再往后的加伏特再次鲜明，让积蓄的情绪轻轻奔流。最后的吉格舞曲是例行的三连音节奏贯穿始终，在听者的倦怠中挑拨起柔软的欢悦，最后索性突兀地结束全部组曲，不减饱满。说到底，其实每首都好，每首都喜欢。连线是低低遮树的云，断奏是破碎的阳光。在这些只有暗示而无“意义”的主题面前，整个世界都在急切地寻找自己的倒影。

听完巨大的《英国组曲》，自是没有力气再听放荡的《博伊伦之歌》。想来你我自听巴赫，大概就深深感动于巴赫一心服侍主的真纯，以为此人无欲无求，只把己身作为“音乐的奉献”。时至今日，我听过了巴赫的大量宗教和世俗康塔塔、管风琴作品和各种协奏曲、奏鸣曲，却渐渐深感巴赫音乐的多彩和包容，几乎是在穷尽着这个世界。我把它想成对这欲望充盈的人间的“解构”。美酒女人他都爱，写的东西既不拒华丽也不拒枯淡——但在现世的心境里，他的音乐最摄人心魄的恐怕还是那些简净纯粹之作，无怨无伤，但见声色在赋格里款款消融，锦瑟无端。不过若没有那召唤俗念的艳冶之声轰然作响，你我焉得感知巴赫的大悲悯大宽容。我猜这人在符号世界里且歌且舞，心里却在悄悄应和着那喧嚣的欲望之声，轻轻鼓掌。